

# 论立陶宛艺术家居琉璃(Čiurlionis)音乐与绘画的交互创作

——以《春天奏鸣曲》为例

张斌<sup>①</sup> 杨居柳<sup>②</sup>

**[摘要]** 居琉璃(Čiurlionis)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立陶宛著名音乐家与画家,他的艺术作品中充满了对民族文化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他的代表作《春天奏鸣曲》是他对民族音乐与绘画的完美结合,也是他“四维观感”的典型体现。

特的“四维观感”。本文即欲结合居琉璃的绘画作品《春天奏鸣曲》,探讨其“音画创作”的典型特征。

〔关键词〕 春天奏鸣曲 立陶宛 居琉璃 音画创作

Music and Painting in Spring by Lithuanian Artist Čiurlionis

Zhong Bin · Iulius Vaitkevičius

and defined Lithuanian national culture. Known for its meditations, metaphors and symbols, Čiurlionis' paintings bring visual representation to his music. His work "Spring Concerto" is a typical example of his "four-dimensional perception".

米开罗居斯·康斯坦丁纳斯·居琉璃(Mikalojus Konstantinas Čiurlionis, 1875—1911年),20世纪初立陶宛重要的音乐家、画家与社会活动家,被尊为“民族第一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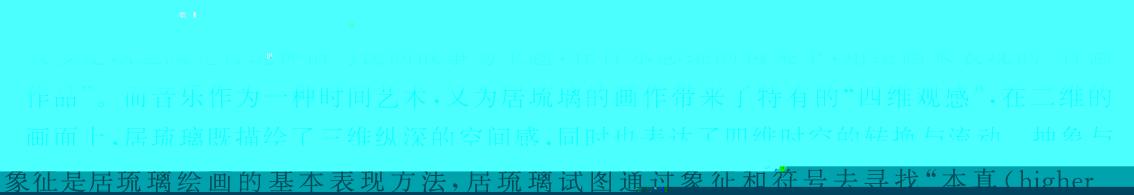
①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西班牙瓦拉多利德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西方音乐学研究,研究领域包括整体艺术、中西音乐比较、民族音乐学。

② 作者简介:杨居柳,南京工业大学人文学院音乐系讲师,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西方音乐学研究。

音乐学院毕业的专业作曲家与指挥家,现代立陶宛文化的重要创立者之一。同时,他也是欧洲现代主义与象征主义绘画的先驱<sup>①</sup>和当代立陶宛艺术的灵感源泉(Kazokas, 2009)。他的作品根植于立陶宛传统民间文化,融合了19世纪末欧洲印象派、抽象主义、象征主义的艺术思潮,尤其以音乐思维来绘画的“跨界”创作方式在当时独树一帜,这些“音画”作品不仅成为他艺术作品的独特标签,也为后世的欣赏者与研究者创造了无尽的想象空间。



下了极为丰富的童年回忆。居琉璃从小就表现出异于常人的音乐天分,他5岁学习钢琴,6岁演奏管风琴并开始即兴创作。在20岁那年,居琉璃进入华沙音乐学院学习作曲,1901—1902年,他前往德国莱比锡音乐学院深造,进一步研究作曲与配器。在结束音乐领域的相关学习后,居琉璃进入柏林高等师范学校攻读教育学,并在1903年获得硕士学位。之后,居琉璃回到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成为职业作曲家、画家、指挥家与艺术评论家。同时,这一时期的居琉璃也积极投身到立陶宛民族文化建设运动中,成为立陶宛筹备独立建国时期重要的文化学者。1911年,居琉璃不幸罹患肺炎并在当年去世,享年只有36岁。



加之居琉璃的作品通常表现三大主题:人类与宇宙的关系,生命的延续,人生的旅程。因此,初次欣赏居琉璃的作品,常常会让观众惊异于其中的美丽、神秘与变幻莫测,然而在了解了居琉璃的艺术生涯后,我们便能明白,这一切都源于他对于色彩、线条、构图等视觉元素的崇拜,以及近乎禅境的冥想体验。

## 2.《春天奏鸣曲》的交叉分析

居琉璃艺术创作的最大特点就是音乐与绘画融为一体,他将许多作曲家擅长之以音乐标题,如《波格兰奏鸣曲》《交响曲》《练习曲》《变奏曲》《圣歌》等。相应的,复调音乐的创作方式也是

<sup>①</sup> 居琉璃的绘画作品,尤其是其中的神秘主义与音乐抽象主义为俄国现代主义美术家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 / Василий Кандинский)、文学家罗曼·罗兰等人提供了大量灵感,为音乐与其他艺术类型的创作融合提供了范本。

居琉璃在绘画中最主要的表达技巧之一是甘且齐响曲奏鸣曲赋格等米立风格主义就是以较为复杂的曲式结构来表达宏大、戏剧性的音乐主题，居琉璃的“音画”创作即根据音乐曲式的要求，把每个乐章单独成画。虽然主体各自独立，但各画面之间却有主题的复现与呼应，用色彩、构图、符号表达乐句乐段，在逻辑上构成统一的主题。在居琉璃的系列作品中，以1907—1910年间创作的7套《奏鸣曲》<sup>①</sup>与《赋格》组画最具代表性。在本文中，我们选取其《春天奏鸣曲》为样本<sup>②</sup>，来具体分析居琉璃“音画”的艺术特色与创作模式。

《春天奏鸣曲》(Sonata of the Spring)是居琉璃于1907—1908年创作的组画，也是他的第二套管弦乐组画。不同于第一套《太阳奏鸣曲》中表现的是痛苦、冷峻、激昂的风格，《春天奏鸣曲》则给人以明快、生动的审美体验，就季性来说分为五幅乐章：此首奏鸣曲的第一乐章，标题，行



图1 《春天奏鸣曲》(Sonata of Spring)之《快板》(“Allegro”)

<sup>①</sup> 居琉璃一生共创作了7套《奏鸣曲》系列，分别是《太阳奏鸣曲》(Sonata of the Sun)、《春天奏鸣曲》(Sonata of the Spring)、《秋天奏鸣曲》(Sonata of the Autumn)、《夏天奏鸣曲》(Sonata of the Summer)、《大海奏鸣曲》(Sonata of the Sea)、《星辰奏鸣曲》(Sonata of the Stars)与《金字塔奏鸣曲》(Sonata of the Pyramids)。

<sup>②</sup> 奏鸣曲是西方音乐在进入古典时代之后，为器乐演奏而创造的曲式结构。在音乐结构上，奏鸣曲由三个部分组成：呈示部、发展部和再现部。不同的是，奏鸣曲多以钢琴独奏或钢琴与其他乐器的合奏形式存在，而交响曲则由大型管弦乐团进行演奏。

板、诙谐曲与终章。画面的内容密度与色彩构成也与音乐节奏快慢相呼应。《快板》采用金色主色调，画面明媚而充满能量感；《行板》采用了整体的浅绿色调来展现一个更高的调式，画面深邃悠远。《诙谐曲》色彩上回归金色调，画面放慢速度，如一幅工笔画。

绘画作品既相对独立，又在色调与象征符号上相互生发，彼此联系，构成一个有机整体。

左图：尼基·乌斯季诺维奇·丘尔巴什尼科夫《快板》(1981年)；右图：尼基·乌斯季诺维奇·丘尔巴什尼科夫《行板》(1981年)

《快板》中，画面上多次反复的区域 A1 表示整个乐章的主要主题。在细节上，这一主题以一根纤细柔软的白杨树与简直的柳枝构成一个对出组，加上一片心水性与其中的倒影形成一个三角结构，在此 A1 主题中不同旋律、不同乐器之间的相互竞争与对话。在画面的最底部，主题 A1 反复了 4 次，然而每次均有细微的不同，表现着乐曲上主题的变奏 (Variation)。画面中的粉彩球，主题 A1 有二部分在下方重叠了 3 次，且不断地围绕上方，表现音乐的上升调。在主题 A1 的上方，生长出被风吹倒的树，这些被风吹倒的树引发乐曲上第四乐章无休止的圆舞曲主题 A2，A2 仍在下方为主旋律，但 A1 和 A2 形成了一致一稳的对比关系。在 A2、A3 之问之气的磨擦土壤与岩石，演绎出了音乐从严肃到滑稽的音色转换，正是这一土壤与岩石的跌宕将发展部的乐章主题有机地结合了起来。画面最上方的行进部里穿插是三示部的主题再现与变奏，因此主题 A1 在此重复了 4 次，在细节上也有相应的变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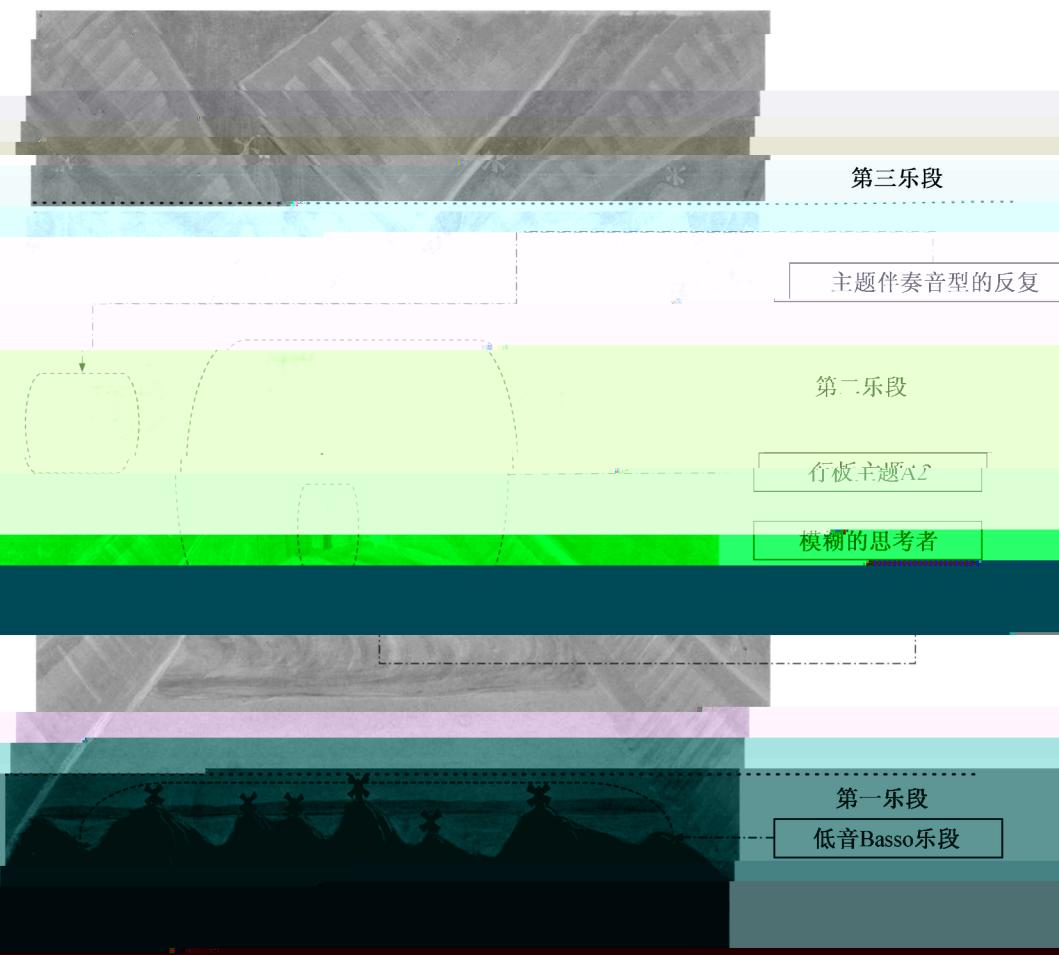
右图：尼基·乌斯季诺维奇·丘尔巴什尼科夫《行板》(1981年)

此外，《行板》中运用带有活力的水（粗犷连接，瀑布奔流）表现了狂飙派、后印象派与表现主义三个时期之飞跃变化，也预示其公有制精神上为政治和经济生活服务之决心。从左侧枝条、云水飘逸的吉普赛者；变换色彩的飞鸟；作为相互关联的丘陵连带，那就集中在《快板》里也展示了前面几个乐章的三连环，这联向着流动的水样在第二乐章演变成很大的云彩，画面左边的鱼骨形象演化为第三乐章《诙谐曲》中的快乐鲤鱼。

《春天奏鸣曲》的第二幅作品《行板》("Andante")是一幅充满着画面张力的作品，这幅画在色彩上没有使用金色主题，而是用了绿色作为主色调，以象征音乐调式上的改变，也进一步贴近“煦春三月”的主色调。第一乐章《快板》中若隐若现的云彩此时已是矫情了天空，

但右侧《行板》中却是高歌一曲。

这两幅描绘“行进曲”，尽管那幅《行板》画面充满了缓慢而巨大的静动感，而这一静动从感官上给画室强化了冬去春来、万物轮回的时光进程——永恒时空的流动。风车则为象征人或精神世界的创造力，在风车主题的入口处，启迪或造就了一个模糊的“思考者”的形象，这个 A1“沉醉于彩云之上”的上方两片更大的风车叶片暗示着更大的、代表社会街意的风车主题。从结构上看，第二乐章《行板》画面也横向分为三个部分，第一层轴线在画面底部，用黑色突出，表现管弦乐乐章第一乐章乐曲已进入人心而奏出的深沉告诫声，深沉的聆听与内心风车代表着 A2 主题在振奋后的真言。这一步被置在第二层、第三层的空心中心都作为背景呈现，成为 A2 主题的伴奏（音乐上的卡农定位）。第二层是金色的核心主题 A2 的表现区域，风车巨大的叶片延伸到整个画面，在支撑高音由弱渐强地渐进时，与躺在湖畔的大象共舞，表现着行板音乐所具有的流动美感。



《大海》在创作上以新古典主义风格为基调，巧妙地将印象派及象征主义的美学思想融入其中。乐曲多为三拍子音乐，因此画面主体的礁石和压住礁石的石块都是以三个为一起出现。画面第一部分表示旋律曲的第一乐段，用棕色块勾勒出菱形式的旋律，一堵墙和凤凰门，一扇关闭，一扇打开，轮流的执行主调的两个大键的符号。画面的第二部分共表现了两个具有神秘色彩的幽灵，礁石和凤凰门，以及神秘的幽灵作为乐曲，整体灵魂形象来表达这些生命的精灵与生与死，而三块巨石在礁石对称压着东海与礁石。最后，这两个生理性冲突与竞争构成了《大海》这首诗性浪漫情怀的内在冲突，整体意境而带来了不协调与三拍子音乐的冲突感。第三乐段

◎ 吉尔伯特·拉里奥（Gilles Larriolle）：《吉尔伯特·拉里奥谈肖邦》是欧洲众多肖邦学者中的佼佼者之一。他善于从同时代中领悟到大量的古乐歌谱，进而通过与英文的对照，其体现实验精神与神秘精神的成就也与古乐家一脉相承，因此，本书对于研究肖邦的音乐创作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 库珀瑞在1907年创作的《十二宫》(The Zodiac)系列中，同样以鱼表现生命与宇宙的轮回。

系,而远山之中嵌入的五轮落日,则是第一层次铁门里太阳形象在第三乐段的发展与反复。远山、落日与一排浮标搭建了整幅画面的平远构图,向远方延伸。



图3 《春天奏鸣曲》(Sonata of Spring)之《诙谐曲》("Scherzo")

<sup>⑩</sup> 第四乐章《序章》("Scherzo")是《春天奏鸣曲》的最后一乐章,以田间工坊(铁门)的第五回乐章为框架的整体的大调音乐,三音五度贯穿第一乐章的主旋律,结束在生锈的生铁壁上。居龙斯在《序章》上现用了石榴作墨中最有亮色的色调表现大调主题,也在石榴作品中鲜明地表现了人类生命的特征。石榴所含的两大主题——珍珠与高洁(白)表现了人类生命的宝贵与成就,寓意象征了人类世界的纯真与创造力,在塔身上镶嵌着许多象形符号,其中较为显眼的石榴与从第三乐章《悲壮曲》后延伸而来,而在高处上方的无边都给了

⑩ 居龙斯在《春天奏鸣曲》中《序章》术语中对于“工坊”有多种不同的译名,如“车间”“铁作坊”“冶炼厂”等,但“工坊”这个译名在中文语境下更常被理解为“作坊”或“手工作坊”,“工坊”在这里指的就是“手工作坊”。

居琉璃心目中的神“REX<sup>①</sup>”，他深藏于在云朵之中，俯视着人类的星球与世界。蜿蜒于高塔与天际之间的彩旗将人类世界与 REX 的天空连接起来，形成一组流动的七彩线条。在《终章》中，作者通过彩旗与高塔、湖泊与群山、云朵与星球等意象，将人类世界与神的世界相连通。

第二乐章与第三乐章中一直隐藏着的人类形象也终于在这一乐章走上前台，用明快的过门旋律（彩旗）将人类世界与神的世界相连通，进入一个天人和谐的境界。如果我们参照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合唱》（*Symphony No. 9 in D minor op. 125*）第四乐章主题《欢乐颂》表现方式，就能明白这种主题外现的意义。居琉璃在《终章》中表达了人类追求和平、追求与宇宙共生的精神追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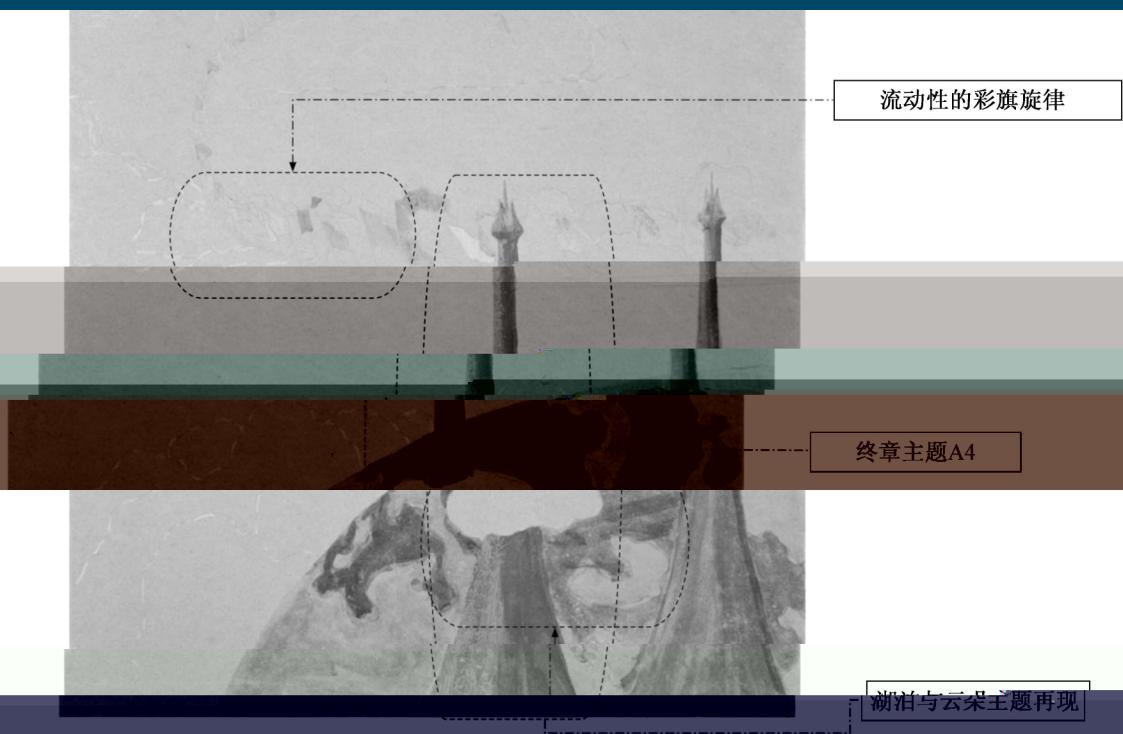


图4 《春天奏鸣曲》(Galaxy of "Spring")之《终章》("Finale")

<sup>①</sup> “REX”是居琉璃壁画中经常出现的一个自然神的形象，也因为心中这个神，居琉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与天主教牧师不睦。在居琉璃的作品中，REX 总是隐藏在云朵、湖泊与群山之中，幻化为各种形象。

### 3. 结语

通过对《春天奏鸣曲》的描述与解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居琉璃对音乐和绘画这两种艺术的融合式创作。他以音乐创作的思维方式阐述平面艺术,将音乐的流动感又转述到视觉上,从而赋予画面更丰富的音符动感,展现音乐的视觉艺术。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政治,在摄影、电影艺术发展的氛围之下,绘画艺术在孙逸东“真善美”“天下一家”“和平”“爱”的号召下,被赋予了新的使命,即“世界大同”。

来主义、神秘主义等思潮,都在一定程度上强调艺术抛弃物质世界的具象,表现抽象、永恒的精神世界。一如音乐用乐谱表达时间维度中音高的流动性,建筑设计用图纸表达空间尺度与物质的理性建构,书画艺术的理性抽象均绘画、色彩、构图去表现有神色彩的本真(*authenticity*)。艺术在本质上是共通的,康定斯基在包豪斯(*Staatliches Bauhaus*)任教时也提出“画面音乐”的观点。虽然居琉璃因过早离世,未能赶上现代艺术的黄金年代,但他无疑是这一潮流的先驱,且极具个人特色地将音乐与绘画完美融合,融汇以立陶宛的传统神话,形成他独特的绘画风格与审美特质的震撼的晶。出于种种原因,这位伟大的艺术家虽然在立陶宛家喻户晓,却在世界的其他角落被人逐渐遗忘,中国艺术界关于他的介绍与研究亦凤毛麟角,未见专精。本文即以居琉璃的《春天奏鸣曲》为例,介绍其艺术理念,分析其“画面音乐”的独特性与象征意义,抛砖引玉,以俟方家。

### 参考文献

- [1] ANDREASSEN A. Max's paintings at Klaipeda Konstantinas Čiurlionis and Maxima 1915 Year in Art. 2013, 87C/2): 263-264.
- [2] KATO I. Viljus Konstantinas Čiurlionis, the Lithuanian composer and painter, and the composition between pictorial and musical compositions [J]. Journal of Baltic Studies, 1998, 7(1): 40-64.
- [3] KAZOKAS G. Max's paintings. Life and work of M. X. Čiurlionis (1875-1911) [D]. Vilnius: Mokslo ir enciklopedijų leidybos institutas, 2009.
- [4] KENNEDY C. Between art and music theory: analyzing the theory of the work of M. X. Čiurlionis, 1912—39 [J].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2005, 83(2): 224-252.

[1] [L]. 知乎. <https://www.zhihu.com/a/strandpanda/ciurlonia/>.

[2] 大众艺术网. 立陶宛画家 Mikelis Konstantinas Čiurlionis. 带您走进立陶宛画家 [EB/OL].

[3] [L]. 知乎. [https://www.zhihu.com/a/strandpanda/ciurlonia/creativity\\_and\\_influence](https://www.zhihu.com/a/strandpanda/ciurlonia/creativity_and_influence).

[4] 云希新编.[リトアニアのチャルリューニス特集].[EB/OL]. <https://mochiba.jp/ralfgeymannid/entry-10680571643.html>.